

古龍 著

雙流神劍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双流神剑

古 龙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双 流 神 剑

古 龙 著

责任编辑 韩光玉

中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3 印张 640 千字

1994 年元月第一版 1994 年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 定价 23.80 元

ISBN7—80538—625—0/I • 296









八

雪平西这时听到秦若菱的抢辩，也有点茫然，问道：“菱妹，你说什么？为了我的性命？”

秦若菱不敢当澹台慕高面前拆穿，怕他再去找真的邵金铃，而使陆妈怀恨自己失信，追索雪平西一命。

她见雪平西活着，只当陆妈守信，她自己 also 当守信，只道：“平哥，别多问，快救我！”

澹台慕高倏地从车坐上拔出弯刀，露着白森森的牙齿，朝雪平西笑道：“你要命不要？”

雪平西已制造了一对合适的长剑，急忙拔出一剑，凝神应战，但心中着实害怕得很，表面力持镇静。

澹台慕高见雪平西一副如临大敌，紧张无比的情形，仰天打个哈哈，十分轻蔑地说道：“本公子不想杀你，免得杀了你，铃妹恨我一辈子。乖乖听我吩咐，转身开步走，要不落个腰斩，那样多苦！”

雪平西任他怎么说，不敢吭声，只怕稍一分神，他那弯刀飞快砍来，措手不及之下，死于非命。

澹台慕高道：“怎么？吓呆了是不是？”

说着，虚砍一刀。

雪平西不是窝囊废，这点气还能沉得住，凝立原地，

动也不动。

“飒”“飒”又是两刀，这两刀虚中有实，雪平西若是沉不住气，很可能虚招变成实招，攻他一个手忙脚乱。

还好他的功夫没白练，知道在这种情形下，越慌越糟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右手慢慢插进了腰带内。

澹台慕高看得一怔，心想：“你这小子面临强敌，竟一手不用，莫非故意气我？很好很好，倒要瞧你独臂能接得了本公子几招？”

他动了真火，却不显于色，突然弯刀一伸，闪电斩出。

他快，雪平西也不慢，但知分秒也不能迟缓，剑不出鞘，竖立腰际，“当”的一声，皮制的剑鞘一截断落。

澹台慕高大声赞道：“好！再接一招！”

弯刀又伸，势道不变。

雪平西握在剑身上，竟来不及换握剑柄，只得竖剑腰际，再度挡接，于是皮鞘又断一截。

但见澹台慕高东砍一刀，西砍一刀，刀刀连环而出，刀刀不离雪平西腰际，仿佛不腰斩雪平西，杀了也不光彩似的。

雪平西每接一刀，长剑必须下沉数寸才能够接得住下一刀。

这因他的功力远不如澹台慕高，故每接一刀后，功力就减弱一点，再接，手腕势必下沉，以弥补功力之不足。

接到十一刀，剑尖几时触地，那三尺多长的皮鞘断得

也只剩下半尺不到，照这情形再接个两三刀，他握在剑柄下的手掌必将随同皮鞘被澹台慕高的弯刀砍落。

澹台慕高哈哈笑道：“砍断你的左手，看你再用不用右手！”

说话间，又已砍出两刀。

雪平西跟着低沉三寸余，只见那第二刀虽然仍是砍在剑身上，却平着雪平西的掌缘过去。

雪平西明知再接下一刀，要想接住，必要下沉一寸多，那么一来，手掌也去掉一块，最后逃不了断腰之死。

不下沉，便接不住，接不住，失剑之时也是断腰。

其时他连换握剑柄的时间都没有，不容他多所考虑，只见他长剑一沉，剑尖插入地面，打定念头，接得一招是一招了，哪怕接这一招的代价要去掉整只手掌，他也要先将这一招接住。

这就像饮鸩止渴，不可为而为之。

但在另一个角度看出雪平西大无畏的精神，宁死不降。

只因他弃剑而退，即可保住手掌，软骨头的人再来番磕头求饶，性命也可保住。

雪姑了解雪平西一副愣子脾气，知道他不会弃剑，知道他必将血肉之掌来接澹台慕高的快刀，却不能也不忍心不救，于是等雪平西剑尖刚一插入地面，弯刀砍出的刹那，飞出一剑，“当”声大响，与澹台慕高同时退出三步。

澹台慕高大惊失色，不料一名年轻女子，功力竟与自

己不差上下，一时为之诧异！

其实雪姑的功力尚不如雪平西，怎可能与他不差上下？

他忘了自己曾跟雪平西硬碰硬的砍了十三刀，固然他的功力远在雪平西之上，但这十三刀砍下来，十成功力也去了五成，而雪姑为了要抢救雪平西，那一挡用尽吃奶的力气，自然能与他平分秋色，各退三步。

他只退三步，没被雪姑震飞弯刀，已是一流的内功高手，换作雪平西，雪姑只要用上三成力道，就能将他的长剑震飞。

雪平西硬接下十三刀，手臂酸麻之极，第十四刀就是不砍他手掌，他也接不住了，趁澹台慕高诧异间，运气左臂，欲图短时间内，恢复知觉。

澹台慕高远处东海，自尊自大，目中向来无人，虽以为雪姑功力甚高，稍一诧异，也就不把她放在心中，哈哈笑道：“姑娘早该上来帮助你的汉子了。”

秦若菱只当她的“平哥”有办法得很，一定能将澹台慕高打走，救她出来，故当雪平西与澹台慕高接战之时，颇有信心的等候。

此时陡听澹台慕高说出这段话来，不由一怔，心想那帮助平哥的姑娘是谁啊？

那“汉子”两字，她听得极不顺耳，苦于穴道被点，动弹不得，否则就是受了极严重的内伤，也要想个法子看看那帮助平哥的姑娘长得什么模样了。

雪姑笑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我的汉子？”

既然骂人家“胡说八道”，又问怎么知道，实在妙得很，而且笑着道来，仿佛人家说雪平西是她“汉子”，心中很乐意似的，所以加问一句，叫人家说出道理。

澹台慕高道：“你们鬼鬼祟祟的在一旁交头接耳，当我不知道么？我看你那男人并不爱你，帮他救人，何苦来哉！”

雪姑娇喝道：“你胡说！”

这句“胡说”真比那句“胡说八道”有力多了。

澹台慕高哈哈笑道：“他要爱你，怎会拚了性命救别的女人？我说姑娘，这叫做痴心女子负心汉，帮负心汉救他心爱的女人，岂不是自找苦吃？”

雪平西突然道：“别听他胡说，他在使离间计！”

澹台慕高冷笑道：“你以为她帮你，我就怕了么？”

这片刻，雪平西的左臂恢复知觉，功力虽然大弱，用剑倒没多大妨碍，喝道：“不怕，你就试着瞧！”

澹台慕高道：“你倒说得蛮肯定的，还不知道她帮不帮你呢！”

雪姑回味澹台慕高刚才的话，越想越对，突然叫道：“我不帮你！”

澹台慕高哈哈笑道：“听到没有，她不帮你！”

雪平西低喝道：“穷相骨头！”

澹台慕高吃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一言甫落，雪平西刺出一招“穷相骨头”！

雪姑乍听“穷相骨头”四字，也是一惊，及见雪平西出剑，不由自主地跟着刺出那招“穷相骨头”。

两招架式绝不相同的“穷相骨头”，一经合璧，即刻产生极大的威力。

澹台慕高应变之速，可说快到极点，后发不守，而且抢在两人剑阵之中进招。

无论兵刃、拳、掌之斗，讲究抢占先机，虽有“以静制动”之说，并不是不抢先机，而是敌不动，己不动；敌一动，己先动；双方敌对之中，这先机是怎么也不能失的。

澹台慕高快速抢攻，达到敌一动，己先动的武学至高要诀。可惜他东苑澹台家的刀法遇到双流剑法，正好被克住，所有的妙招都不能施展开来。

这一招“穷相骨头”，他就接得束手束脚，先机顿失，处于挨打的位置。

几招一过，澹台慕高狼狈不堪，怪叫道：“姑娘，你说不帮，怎么又帮他了？”

雪姑板着脸儿道：“我不帮他！”

澹台慕高招架得冷汗直流，道：“不帮他，请走啊！”

雪姑道：“你不是要他用右手么？他右手不用，我代他用右手。”

一招接着一招，雪姑跟雪平西配合得十分严密，大有天衣无缝之妙。

澹台慕高越战心越寒，骂道：“臭丫头，自作多情，他

右手没断，何必你来代？不要脸，嫁不掉的丑丫头，人家不喜欢你，偏偏粘着，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种死不要脸的丫头，想男人想疯了，既然痒得难受，干脆去做妓女算了。”

他想激走雪姑，那知越骂，雪姑剑招攻得越凌厉，最后那句话骂得太难听，雪姑气怒之下，正与雪平西使到第十三招“啸傲烟霞”，但听她一声尖啸，长剑飞掷，贯穿澹台慕高的胸膛，澹台慕高惨呼一声，倒卧血泊之中。

雪平西来不及制止，急忙收剑。

却见雪姑拔出另一把剑，扑向马车。

雪平西大惊，急忙迫刺一剑，喝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雪姑头也不回，叫道：“我要杀了她！”

雪平西一剑刺空，眼看阻拦不了，迫不得已，长剑脱手而出，他虽没拔出第二把剑，这招脱手剑，是他苦练五年的半招“双剑合璧”，准确之极，正射中雪姑右肩。

雪姑没想到雪平西敢伤他，右手痛极，剑落于地，倏地反身伸出左掌，抓住雪平西的剑尖，惨然道：“你，你……”

猛地一拉，雪平西怕她拉破手，急忙松开掌中的链子。

雪姑不顾肩后的伤口，握着雪平西那把长剑道：“你师父不叫赵老大，叫赵大鹏对不对？”

雪平西点了点头，心头有无比的歉疚道：“你的伤口……”

雪姑喝道：“不用你来假惺惺！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骗

我，说你师父叫赵老大？”

雪平西叹道：“你师徒俩对家师有成见，我自不能说出他老人家的真名……”

雪姑苦笑道：“你师父砍掉我师父的左臂，不想冤冤相报到咱们晚辈的身上，请记着，这右肩之伤，我必有一天用你这把剑刺在你的左肩上，就像当年我师父砍掉你师父右臂一样的回报！”

说完，掉头飞奔而去。

雪平西喊道：“雪姑，雪姑，你回来，我跟你解释……”

一人接口道：“有什么好解释的，等着回报吧！”

雪平西怒目一瞪，只见四周不知何时围来了八个骑马的人，说话者是位年约五十的干瘦小老头。

另一个坐在马上比别人高出一个头的大个子道：“这附近的道士是你杀的吗？”

雪姑隐没人群之中，雪平西再也看不到她的背影了，懒懒的转过身去。

又一个三十左右脚夫打扮的汉子，喝道：“我三师哥问你的话，听到没有？”

雪平西不愿同他们噜嗦，短短回道：“听到了，不是我杀的！”

跟着一位手拿算盘的商贾道：“自然不是你杀的，凭你这点微末的剑法，岂能杀得了武当派的道士？”

一个短小身材，活像个猴儿的年轻人接道：“五师哥此

言差矣！北斋的剑法大大有名，怎可小视？”

那手拿算盘的商贾道：“北斋的剑法的确有名，但北斋邵师伯的弟子，一个个没出息透顶的家伙，再有名的剑法到他们这些叛师之徒的手中，也变成微末之技了！”

那猴儿拍手笑道：“言之有理！言之有理！原来五师哥论人不论剑，不错，微末！微末！”

其实他们来到这里以前，早闻知武当道士是被澹台子羽的儿子杀的，他们亲眼看到雪平西与雪姑联手杀死澹台慕高，澹台慕高是四奇之后，本领之高想而可知，虽是联手，能将澹台慕高除去，也是不简单了。

但因他们十分不齿邵正印的弟子，自师父失踪后，漠不关心，也不帮忙师母找寻，只当北斋完了，便各奔前程，这等人毫不讲师徒义气，自是他们鄙视已极的。

雪平西与雪姑都只有二十左右，虽不可能是邵正印的弟子，却使的是北斋剑法的路子，便以为他两人是邵正印的徒孙。

他们连邵正印的弟子都瞧不起，邵正印弟子的弟子自更瞧不起了，所以一上来就故意找渣滓加以讽刺。

剩下三名年轻人只有十八九岁，大概初跟师兄们出来历练，尚未学会油嘴尖舌，只一旁听着。

说话五人，那猴儿最小，也有二十来岁，都跑了好几年江湖，对各家各派的武功剑法，皆能辨识。他们能看出雪平西与雪姑使的是北斋剑法，眼光自是不错，却无一人能看出那是名震天下的双流剑法，就显得他们懂得不够渊

博。

雪平西根本不是北斋弟子，随便他们怎么讽刺，也不放在心上，暗中还认为那手拿算盘的商贾说得很有道理哩！

只是奇怪他们怎会看出自己使的双流剑法是北斋剑法的路子，寻思道：“瞧他们一个个太阳穴高高鼓起，目蕴精光，自是名门之后，而且他们的师长定与北斋邵正印有根源的渊源，所以一眼就能认出双流剑法的路子了。”

慢慢走到车旁，唤道：“菱妹，菱妹！”

秦若菱没有理他。

那干瘦老头突然问道：“车里可是邵金铃邵姑娘？”

秦若菱不答雪平西，竟答那干瘦老头了。

她道：“不错，我姓邵，名金铃。”

雪平西一怔，心想你又何必冒充邵金铃？忙道：“菱妹，你……”

秦若菱知他要说什么，嗔道：“别叫我，我不跟你说话！”

那干瘦老头十分瞧不起雪平西与雪姑的师父，他听雪姑说什么你师父砍掉我师父左臂等乱七八糟的事，便认为决非正人君子，师父不是正人君子，调教出来的徒弟也不是好货。

于是他喝道：“走开！走开！没大没小的，铃妹是你喊得的吗？”

雪平西有气道：“我喊不得，你这糟老头子就喊得了？”